

父亲的拐杖

吴奋勇



晨阳初照,晓风徐徐,整个小山村清清爽亮,空气清新得像刚刚洗过一样。住在老家的父母亲又同时起床。母亲烧火做饭,料理家务;父亲煮水泡茶,然后一个人去村里散步。

这个明媚的夏日,他也是拄着“拐杖”出发的。它其实是一根母亲用来赶鸡鸭的竹子,父亲用菜刀修理几下,成为他的“第三只脚”。外人看来,这不像是一根拐杖,更像是用来赶牲畜的工具,或者拿着它到田里给藤类植物作为攀爬的助手,或者可以作为篱笆,或者装上一个稻草人。我猜,父亲要的就是这样的误判效果。因为父亲怕人家说他老了,不行了,得拄拐杖了。这与他要强性格有关。在他心里,他不服老,但身体不听使唤。他很爱面子的。

父亲得了“慢阻肺”十几年了,走起路来气喘吁吁,跨入76岁的门槛,身体越发虚弱。前年到医院治疗,医生建议他出门最好拄拐杖。在医生面前,他听话了。那次,我和弟弟带他到商店选购,形状和颜色他都满意,杖身是黑色的,黑得发亮,没有任何的图

案。杖底有一环金属,杖柄也简单,稍微弯曲,他握住说,手感很好。在医院,他用了几次,说挺顺手的,好用,还和病友人谈得风生水起。可是出院回家,他就不用了,说不好用。后来,我儿子,从网上给他买了一根不锈钢的,杖底是四个爪,更现代化了,还有声音装置。但他不满意,我们也拿他没办法,随他去吧。

后来,据他自己说,有一次,他独自去菜园摘菜,回来的路上,看到路旁有一根不知是谁丢下的木棍,上面还有青绿的叶子,他想捡回家作为柴火,就拄着回来,但走起路来更稳了,从此他就不时地自己做拐杖,几天就换一次,轮流使用。有的是捡来的,有的是母亲上山砍伐的,有的是我和弟弟特意上山为他寻找的。门口的屋檐下堆着他的拐杖。母亲说,父亲是为了省钱。父亲说,是实用,自己做的更自如、合手。

其实,我们心里都明白父亲的心思,就随他了,只要他高兴就好。去年八月下旬,父亲在老家突然去世。回想他在老家的日子,从来没有好好使

用过买来的好看的拐杖。

出殡那天,按照农村的风俗,我们把两把买的和他亲自制作的十几根“拐杖”都烧给他,让他在另一个世界自由选择使用,也许在那个地方,没有疾病的他,健步如飞,再也不必使用了。

近日,偶然读到一篇美文《柳木拐杖》。作者的爷爷使用的拐杖是柳树,不小心丢在乡野,却活了下来,为人们送来绿荫。文章的最后写道,他要像爷爷一样,拄着拐杖在大地上走来走去,如果不小心丢了,也没有关系,会长成一棵大柳树。“柳树的绿荫,就是我留给大地的身影……”

我的老家没有柳树,但父亲用过的拐杖,是否也曾不小心丢失过,若是能长出嫩绿的枝条,说不定也会生机勃勃。

我该再一次回到乡下,从清晨开始,细细地寻找,“一切皆有可能”。在父亲走过的地方,在父亲的拐杖点到的地方,一定留下什么,或者长出了什么。比如风,继续吹拂;比如绿荫,一直伸展翠绿;比如牛哞哞,依然赞美着勤善人家……

这一抹清凉

黄毓琳

炎炎周末,几个家庭结伴来到慕名已久的龙腾峡。烈日骄阳下,我们享受到这抹期待已久的清凉。

一路畅谈,一车欢声,穿街过镇,难得闲情逸致,有生活感悟,有故事分享,时不时谈点爆燃。山路在蜿蜒盘旋,不禁阵阵感慨翔云人民开山铺路的豪迈与喜悦。大家还犹豫着是否联系熟人,不知不觉气派壮观的景区大门映入眼帘。

在路标指引下,终于到了游客中心,喝着营销中心经理精心泡的好茶,聆听负责人娓娓道来的运作心得、创业心路,佩服于他有久久为功、终于建成的喜悦,更惊讶于他能作词写歌。

到过很多地方漂流,龙腾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:前程峡谷漂流刺激心怦怦然,后程玻璃漂流心悠悠然。

两人一组,体重相当,才能保持皮划艇重心稳定,不易翻覆。与友人同艇,我总压舱在后,更好体验。人工水道设计多样,有直有弯,有高有低,快速前行中,巨浪冲湿全身,盖过头顶,让人刺激尖叫又期待连连,紧握扶手,酸疼得要抽筋似的。每一段都有一个小湖,水面平缓,不时旋转,不时搁浅,水中有绳,让人抓着,反向推力可让皮划艇前行,在工人师傅协助下推向下一道峡谷,新一轮紧张又悄然而至,不知道:落差多大,还有多长,浪有多高? 这刺激心怦怦然:速度与激情!

玻璃滑道悠长,有弯道,有直道,盘旋蜿蜒在空中,如蛟龙腾飞,皮划艇在水流冲击下缓缓向前,如同舒服坐在观光火车上。水流时大时小,大时较快前进,飘飘然,小时缓缓要有停下来的感觉。一张一弛,前程刺激,后程舒缓……刹那间,一小时的旅程悄然而止,我们还停留在心悸与狂乱中,只是腰酸腿疼才把我们从此抹清凉带回烈日炎炎,骄阳似火中。

只是这抹清凉,让人久久不能忘怀,不禁自问:龙腾峡,还来一次?

鼎诚村寻古

林浩秀

听说我要去鼎诚村寻古,先生疑惑不解。他以为,这个离镇区不远的美丽乡村,应该是繁华的、热闹的、新潮的,怎么会有悠悠古韵?

其实,鼎诚就是个古韵盎然的美丽乡村!

鼎诚村有古诗词里的景。艾青在《好》里写道:“让我们的马路有美丽的林阴道,林阴道上发散出洋槐花的香气。”鼎诚就有一条这样的环村林阴道。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柳树榕相向而立,枝叶在顶端架成拱形长廊,如一把结实的伞,人漫步其间,恍如穿越了“时光隧道”。穿行在“时光隧道”上,迎面是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”,是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”,鼎诚人日日行走在色彩明艳的诗情画意里。

鼎诚村里藏西真古寺。这座始建于南宋年间的古寺坐落在杨梅山腰,近千年里几度兴废,直到2004年才重被修葺。古寺绿瓦红墙,茂林修竹,和周边的镇寺石、观音石、百年樟连成自然奇景。立在山腰眺望,东溪碧波盈盈,卧在山脚,乖巧如一只猫;民墅挺拔而起,红砖古厝错落其间,无序却有致。我站的位置极佳,放眼俯瞰,稻田一块块,梯田一层层,像新开封的影影盒子,被环村道连成一片有机的整体。近旁一位本地阿伯友善地指点山水,他说,卧在东溪上的是鼓山大桥,东溪边屹立的是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妈祖庙。

鼎诚背靠山峦,并不临海,怎么会信仰妈祖?

原来,从前永春、德化走水路到泉州,都要经过鼎诚村,村民靠水吃水,多以行船为生。某日,有村妇在溪边洗衣,水面漂来一木,上刻“天上圣母”,举村皆喜,认为这是妈祖庇佑,于是在村庄里建妈祖庙,塑妈祖金身。自此妈祖庙香火鼎盛,历代不衰。近几年逢妈祖诞辰,鼎诚村都会举行盛大妈祖文化节,以传统方式传承对妈祖的信仰和尊崇。

几百年来,“博爱、平安、和平”的妈祖文化,像东溪水深深地渗入鼎诚的每一寸土地。村民们也记不清,哪一天起村里就有了“1元裁缝铺”,巧妇用针线串起邻里情;哪一天起村里就有了便民服务站,备全了纸巾、雨具和急救箱,供村民免费使用。弱势群体和低保户得到了救助,乡村振兴稳扎稳打,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越走越有奔头。

除了妈祖庙,村里还留存着十余座红砖古厝。古厝布局精巧,精雕细琢,兼有居家、教育和祭祀功能,入古厝如翻开耐人寻味的古籍。尽管久经风霜,但厝上的训诫依然清晰。“吃苦是良图,苦境终归乐境。”“古今来,许多世家无非积德,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。”……谆谆教诲,在岁月里弥漫回响。厝前不时有耄耋老人拄着拐杖,徐徐走过,也不时有妇人热情地招呼,来坐坐,来呷茶! 光阴在这里慢了下来,只剩静好!

再往村庄深处走,耳畔有南音袅袅。循声拐进一户人家,几位退休老者排排并坐,弹三弦、拨琵琶、拉二弦、吹洞箫,百转千回。他们说,唱一曲吧,才尽兴! 没多久人就凑齐了,有高甲戏演员黄伟玲,有刚淘米下锅手还没顾上洗的主妇。他们唱《望明月》,唱得浑然忘我,听得人动情走心。末了,才听说老人们平时不仅弹唱自娱,还进村少年曲艺班教习,那个姗姗来迟的主妇,还是声名在外的木偶戏演员。

在鼎诚,迎面走来一个人,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传统古技,比如高甲戏、木偶戏,比如腰鼓队、龙狮舞队,比如吃一口,就浑是浓浓古早味的寸枣。只要说到寸枣,十里八乡甚至远在异地他乡的人都要“噢”一声,是鼎诚的寸枣啊! 柴火棒烧,纯手工制,慕名来买的人队伍排得老长,作坊主却不多生产。他们一家几代人专注的事,是做一根勾起人浓浓乡愁的寸枣。叫人吃一次,记忆就穿越一次!

世事白云苍狗,村庄日新月异。但因为有了始终可以回望的“古”味,外出的人便有了牵挂和心安! 西真古寺、妈祖古庙、红砖古厝、传统古技、古早味道……就是村庄那些古荔枝树、古龙眼树、古樟树……它们沉默不语,阅尽沧桑,却是乡愁的所在。

学游泳

贺彦豪



溅起朵朵水花,那是夏天最惬意的时刻……”自小时候,我就有一个学游泳的梦。所以当我看到“又是夕阳落山,更泳装,一撒劳累投奔向大海。”就迫不及待,纵身跳水。接着写道:“也是那个夏天,让我学会了游泳!”长大后。梦还在心中,终于在今天得以实现。于是我想到漫漫旅途“钻研澜,逗浪花,踌满志,显出风流前程更激昂。”最后写道:“池塘虽小、能纳天空之蓝;水清如许,能洗涤身心,这种任你畅游的感觉真好!”然而,最令我终生伤心的事:家里一个十四岁的弟弟,那一年入溪河玩水,再也没有从那个堤岸爬上来。多长两岁的我,目睹了清凉的水无情地送别一个小小的生命。

所以说:游泳不仅仅是兴趣,更是一项求生技能。“学蛙泳洗污尘,俯仰浮沉自在身。”让孩子在学游泳中逐渐成长。孙女八岁

的时候,她母亲给孩子报了个游泳培训班,那个夏天,几乎每天去泳池学游泳。过了夏天,发了张毕业证。第二年,陪孙女去泳池游泳时,我才知道:其实孩子还不太会游泳。只好重新练习,重新再来,我当起“临时”教练,教她学蛙泳:此时双臂一拨水,两腿一蹬腿,像只青蛙一样身子跃起朝前一倾,猛地向前游去。经过一遍两遍,几十遍的练习,自信是学习的动力。伟人毛泽东说过: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会当击流三千里。”孩子的接受能力还是不错的,她人聪明,脑子反应快,一学就会。三年过去了,如今孩子一口气也能游个一二百米了。

千年石官道·状元坡

吴淑萍

当阳光溢出蓝天
白云悠悠归古道
山泉,绿了平步青云
溪水,润了跬步千里

官道上无一丝尘埃
人在画中,尘世在外
留下一缕朝霞
剪成卧云桥的浮雕

朝阳彤彤,神池澈澈
系上连理枝,迎风舒展
立在五台,心怀万里山河

山中的鸟雀 都有凌云之志
溪水里的鱼儿 必一跃龙门
耳边,古琴清冷十三徽
绵绵不绝,高山流水

走遍古道的万水千山
仙脚留芳,千山万水
才懂得了:
山中神池可沉下一颗躁动的心

尽职尽责地撑起一片可人的绿荫,不仅如此,它还年年绽放,年年飘香,不仅芬芳了我家,还芬芳了左邻右舍,甚至毫不吝啬地把迷人的芬芳无私地馈赠给路过的陌生人。每年从初夏到初冬,我天天都在玉兰花香的缠绕中恋恋不舍地离开家门去上班,又在玉兰花香的殷勤邂逅和热情拥包中欣然地回家。

一个细雨飘潇的春夜,我撑着伞独自在湖边散步,突然,一阵奇异的香气把我结结实实地罩住了。是香樟木的芬芳! 但是,它的气味又不同于木头的芬芳,而是清新沁鼻,还微微带着甜味儿。我茫然四顾,当看到湖边一株株在雨中静默着的香樟树,我恍然大悟:这香味应该是花香! 借着昏暗的路灯,我仔细寻找,终于看到了香樟树枝叶间盛开着团团簇簇细细碎碎的小花,在橘黄的灯光下,那淡淡的黄绿色的玲珑花朵带着晶莹闪烁的雨水含羞垂首,居然让我看呆了。原来,香樟树的花居然是这样的,香樟树的花香居然是这样的! 那个晚上,我如获至宝般开心,我一圈一圈地绕湖而行,希望多闻闻这美妙的花香——原来,这么多年来,我错过了这么美好的花香! 心里隐隐有了些许怅惘……后来,每个春天的夜晚,哪怕下雨,我也会到湖边走走,只为了闻闻香樟树的花香,那令人迷醉的奇异花香。

记得那个美丽的春日午后,我和朋友相约爬象山,一路上,两人兴致盎然地看春来满山绿,听春鸟满山啼,深深地呼吸着吹面不寒的春风捎来芬芳的花香和新鲜的青草气息。路旁,梔子花似疏星坠地,散落在无垠的绿海上,映山红颇有星火燎原之势,不知名的野花也像细密的针脚缝织着春天这件美丽的衣裳。路上,时有美丽的桐花飘落下来,落在肩头,落在发梢。由于是雨后初霁,林间雾气绵绵缭绕,真是恍若仙境。到了山顶,我们在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下找了石桌石凳坐下,因为是山顶,因为远离闹市,所以无车马之喧,加上不是周末,山中别无他人,更是没有烦人的笑闹声。林间空寂无人,我们静静地坐,静静地喝带去的滚烫的茶水,悠然地欣赏远处花雨缤纷,头顶时不时有落花悄无声息地飘零——这是世上最凄美的舞蹈呢! 心中不觉感慨万分:美丽的东西总是易逝的! 就在这静默中,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美好,感觉自己真幸福!

抬头看见花

喝着早茶,出门买菜。摩托车就停在一棵繁花灼灼的樱花树边。年前,这棵樱花树的枝头还未有蓓蕾,可是,前几天已经满树繁花,今天再看,这棵樱花树的枝头依旧明艳照人——只是,再一细看,那灼灼红花已是萎靡颓唐的模样。再转头看一眼不远处的另一棵樱花树,枝头居然残红寥寥。虽然心中有无限感慨,但是,所有的怜惜并不能阻止红销香尽。

春天,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季节。春天,也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季节。

春来,姹紫嫣红开遍,那是何等的美艳动人! 可是,转眼间,却又是纷纷红紫已成尘。是春天,带来了它们,又带走了它们。每年春天都是如此,可是,人们依然爱着春天。

在料峭春风中独立花前,与花相看两不厌,欣喜中有淡然。因为觉得是花就得开放,开花,其实是常态。花儿开放后,不久,花儿会凋谢,这,也是常态。我泰然接受所有的一切。因为明了一切,所以,不悲不喜,无忧无惧。

(二)

巷口有株高大的玉兰树,昂然挺立在我家的前门,是我家最醒目的一个标志。玉兰树绝对是一种侠骨柔情的树,它身躯高大,傲骨铮铮,看似粗犷不拘,可开的花朵却小巧玲珑,可爱之至,其花虽小,却芳香四溢,香味极其清冽缠绵,深得所有人的喜欢。含苞待放的玉兰花如同毛笔的笔尖,这总让我怀疑玉兰树的前世是个挥毫泼墨的儒雅文人,所以直到今生为树,它们仍然眷恋着可以书写千古风流文字的毛笔,于是就把花苞化作毛笔的笔尖,待到花开日,便用花香书写无字的篇章。盛放的玉兰花则如美人的纤纤玉手,我总以为书上所谓的“兰花指”,那“兰花”不应该单指兰花,也应该包括玉兰花的。这株玉兰树自从几年前到我家安家落户之后,茁壮成长,四季青葱,